

南江文鈔

南江文鈔卷第六

餘姚 邵晉涵 與桐

周易辨畫序

代作

大易之傳最遠而其說屢變兩漢言象數之用晉人尚名理至北宋儒者益以圖書遞相爲勝故趙紫芝謂輔嗣易行無漢學蓋惜古義之日湮也近時好古之士網羅放失表章荀爽虞翻之學演爲成書以補註疏傳義所未備漢學幾乎復振矣然余以爲易道廣大漢宋未嘗不出於同源也河圖之數本乾盤度九宮之法論太極者發端於鄭康成演卦變者濫觴於虞翻後先相望

理本一揆自宋以後諸儒私爲絕學矜爲創得轉啟後人之疑議夫言易祇求不悖於易而已豈必判漢宋若鴻溝哉潁水連君叔度余嘗見之於江寧使院愛其人靜穆而端慤會余旋去江寧未及進叩其學令子在淇爲余歲試所得士今年遊學京師奉君所著周易辨畫請余爲序余讀其書審六畫進退之理以求諸日用不墨守前人自抒心得而能無翻新立異之病知其用心爲已勤矣劉屏山有言賢人玩易才士口易讀易者非徒以辨玩爲也漢儒以卦變值日動有徵驗能合於恐懼修省之旨程傳言人事於言動尤加謹焉原始要終

歸於无咎故欲寡過者學易之本也近聞君司教姑孰
養日以遠從遊日衆學者比諸蘇湖之教言則行法其
真有得於易哉

餘姚史氏宗譜序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自管失其傳大戴記首述繫姓後如杜預之春秋世族譜則以譜學附之於經至應劭之述繫姓王符之論氏姓又輔經而行者也自太史公徵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原至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以譜學附之於史其勅爲專書編分類次者若肇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賈希鑑氏族要狀胥能補史傳所未備五代以後譜學散佚於是士大夫之述家譜者或推始遷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遠僅以敘同居之昭穆而於受姓別族之源流

多未暇及譜學之失傳所從來遠矣史澹園先生修宗譜旣成謁選京師攜以見示則始自京兆杜陵至壯侯定居溧陽爲大宗後自溧陽而遷鄞縣自鄞縣而遷餘姚數千年之昭穆如厓諸掌洎遷姚以來代有偉人爲時標準巋然樹鄉國之喬木佑啟其後昆世守詩書之澤以昌其門第非所稱能世其家保世而滋大哉先生曰譜之修先大夫繼菴公之志也先大夫歷官燕齊每以合族姓明譜系爲念迨迎養晉陽又以續修譜系垂於庭訓近年需次里居不爲釐定是隳先人之遺緒也惡乎敢迺考先世之慶傳錄分徙錄與家藏之世系譜

序蒼萃編次刪冗補遺書從其實而不敢有文飾焉庶
幾毋忘繼述云爾然則先生之編輯皆藹然孝弟之思
也讀其書可知其敦睦矣夫自莫繫牒之官廢而後有
專門之學專門之學衰而後有私家之譜自古迄今凡
三變焉古書之傳者今惟林寶元和姓纂鄧名世古今
姓氏書辨證猶存永樂大典中可考唐宋盛時之譜學
至鄭夾漈之爲通志也首敘氏族又采諸家之譜乘見
於著錄則家之有譜固與國有史州有志而並重也易
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將欲辨錫土授姓之始彙專家以
成通譜不誠於是編而有取與

勞氏家譜序

勞氏相傳出於姬姓然姓氏書祇載渤海勞霸鄧名世辨證
祇增載瑯琊勞丙而不言其詳蓋慎之也余考古人以
爵爲氏以地爲氏以王父字爲氏各有流傳勞氏著聞
於瑯琊去勞山伊邇則所云以地爲氏者庶幾近之餘
姚勞氏始於宋南渡其定居孝義鄉則爲德賜公惇德
啟後子姓日蕃海濱弦誦有橫經負耒遺風近時餘山
先生更以儒學顯余友獻其尚志節砥礪問學勉勉於
餘山先生之傳示余續修家譜以德賜公爲始祖而不
敢遠有援引蓋慎之又慎矣余見通都大邑多以聯譜

爲戲或一人之身而互引其祖孫父子爲同輩其有身躋臚仕則相率奉以尊稱及考其前後昭穆有懵然莫辨者嗚呼自周官奠世繫之職廢則宗法不立宗法不立則民氣日漓末俗相沿遂相率而爲僞通譜其一端也余少讀餘山先生遺書竊擬諸宋儒張子正蒙近過大梁書院其堂額爲須友堂餘山先生故居之堂名也遺書十卷院中人多能道之因歎先生創道海濱流風及遠天爵之尊固不必援引族望而獻其能守其家法宜其所修之譜條理整齊遠勝於流俗惜乎余將北行匆匆就道不及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謹書其端以識心

折之誠如此

涑水方氏家譜序

代作

古姓譜以方氏爲周大夫方叔之後廣韻引之鄧名世
姓氏書辨證引風俗通云方雷氏之後漢書古今人表
作舜友方回回卽古文雷字應劭之言較姓譜爲可據
矣然鄧名世祇引唐之元英先生爲方氏著聞之證據
王厚齋姓氏急就篇引黃帝時方明爲卿見莊子漢有
左馮翊方賞見漢書百官公卿表知名世所辨未爲該
博也唐以後百家之譜盡佚士大夫能各就其遷居之
祖仰明世系紹繹前聞啟乃緒鳩乃宗孝慈惇睦之意
於是乎在涑水方氏與余先世竝以從

龍又關世通姻好而仰齋水部夙從余遊相得尤靡間
仰齋爲余言先世多醇德義行孚一鄉族人化之相敦
切以爲善某幸備官邸署敢不勉自樹志以克振其前
德余聞而善之知其器識之卓犖不限以凡近也未幾
傳齋以恙親乞去既終事遂不復出聞其繕宗祠營丙
舍孜孜於崇本務實之圖無怠益恪余心益敬之會傳
齋以新修宗譜謁余請序余憶前此十餘年仰齋以才
譎表見工部故有四司以一人總緝其繁處之裕如列
卿長貳倚若左右手尤爲傳文忠公所推許使早舒其
猷爲黼宣厥歷必有稱其勲名焯著於方州遐邇者顧

乃韜斂其才若此且仰齋少負異姿受詩法於先總憲
兄名章秀句輒爲人所傳誦性好賓客交遊皆當世名
人卽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亦可跌宕文酒怡情風月
以充益其詩囊顧乃專意於根本之圖者若此然則仰
齋之遠識固未易窺其所稱先世遺風啟佑其後人者
於茲益信仰齋善述祖德又虛懷好問擇善而從其纏
香俱有條理觀其體例藹然見純孝之思焉昔鄭文滌
撰圖譜略兼及諸家之譜是則家修譜牒能使體例精
覈未始不列於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譜更有裨於掌故
方今

盛治右文

聖天子嘉惠關東世胄

欽定八旗氏族譜源委瞭如於保族之宜亢宗之道時
申惓惓凡在八旗子弟皆宜爭自濯磨仰副

盛意以仰齋之賢居官則善於其職居家則順乎親
信乎友其所爲崇本務實者具於修譜見之是豈若前
代百家之私譜僅以繁稱博引相矜尚而已哉

雙節堂贈言集序

古之贈言局以則今之贈言敷以夸古之贈言樂其實
爲言而求永之也自愛其言則必擇天下之實之具美
者得當吾文焉以文之故曰古之道不苟毀譽人今之
贈言鬪工弔詭市交而已矣噫言之積於傲其久乎其
非誠言豈必讀終篇而後辨哲以察乎雖然烏亦乞言
者之心有未誠無以發制言者之誠徒感其僞兩僞薄
華巧滋又曷足怪乎吾友汪君輝祖蕭山人也少孤繼
母王生母徐同心持節鞠之極艱比長樹志治三代古
文而兼通當世之務於是臚兩母之義告大吏大吏上

其事於

朝

制旌曰雙節建坊蕭山大義邨而輝祖畜念兩母備茶
苦不釋朋友燕閒道說兩母輒涕泗交頤跪拜哽咽請
交章四方賢士大夫接輝祖卽未嘗不感動歎息兩母
之賢改容爲敬爲屬文惟懼不切雅以虛輝祖之求或
輾轉爲代請期必得故致文至富諸體備多事辭相稱
之言偶有不工者而無害於古人不苟毀譽之愆蓋輝
祖乞言之心誠於中信於人人其博矣旣輝祖塗墍先
人之舊廬而名曰雙節之堂而復編次所受歌詩雜文

梓布之命曰雙節堂贈言集以其序屬晉酒嗟夫兩母不幸而以節婦名以節婦名不幸而又遭家多難奉姑翼子御窮卒復於常遇彌屯節彌堅聞彌馨神彌傷而心彌苦矣若然者集中諸贈言皆兩母所不忍言者也輝祖早歲爲諸生不偶以謀養依人歲時歸省每未能浹旬而復出客秀水聞生母病遽歸侍疾三日生母逝成進士繼母先期逝自京師徒跣奔喪歸晉涵送之國門流涕以別若然則贈言又輝祖所不忍讀者也夫以兩母所不忍言之言與輝祖所不忍讀之言乃當世之賢士大夫卒不能已於言而莊敬慎重以明贈是兩

母不忍言之苦心輝祖不忍讀之苦心鬼神聽觀之特假諸贈言者之心之手之一雪其幽獨焉世徒以輝祖廣聲氣交游勤苛索而得之是猶未爲概於誠篤於理術之論也晉涵嘗以謂時有今古人之心無今古也時無今古人之心爲之今古也兩母楸內行古矣遂匯天下之制言者均潛之於古輝祖反覆贈言葆是心以慎守其身以淑其後昆延風聲於世觀摩士女竝樂古義而誠斯集第汪氏之世澤已乎夫小儒喜以升降論言而離脾今古昧本實其尚得謂之知言也邪否邪

越女表微錄序

越女表微錄者余友蕭山汪君煥曾承節母之訓著爲錄以表章同府貞節婦之微隱者也先是煥曾奉兩節母家居微甚兩節母閔勉劬肆處之泰然煥曾益自感奮漸以學行著於時具兩節母事狀白大吏以聞

詔建雙節坊於里而煥曾亦成進士光顯矣婦者節母微時嘗僂述里中節婦志行其茹苦大致相埒用自慰煥曾耳熟焉旣建坊節母又悲諸婦之同處憂患而終於泯泯莫有聞也煥曾緣母意先據所知者白於縣具冊以俟纂載縣志旣而推廣之及於同府得貞節婦之

隱晦者山陰會稽蕭山餘姚諸暨嶸六縣合計之約三百餘人白於院司許爲旌其門久之復徵諸上虞新昌又得若干人條繫件記閱八九年而始克成書上溯節母辭世之年已十載有餘矣余感煥曾哀慕之久知其錫類之思愈引而未有旣也曩嘗論女之從一而貞也與夫子之孝於其親臣之忠於其君皆根於天性而不可移者也先王知性之相近而質有厚薄習有淳漓於是乎有勸懲之法驅天下之染而爲不善者敦勉以爲善成周鄉物之舉兩漢興孝察廉之詔有志於化民成俗者恒於斯厯厯焉後世好爲議論自處於僞而疑人

之僞凡夫閭巷之孝養竭力與夫殫殫守一節而不改者率慮其非真其始嚴以待天下之善者其後習爲固然而寬以待天下之不善者嗚呼人心風俗之不古若其不以此與節婦旌門之令久而相沿不廢以女子微而不能自達甚而猶有疑其好名者今以煥曾所錄者觀之長吏所未聞紳楔所未逮子孫陳乞所未及非煥曾彙萃而表章之幾於鄉里莫舉其姓氏而爲節婦者苦志沒世而莫悔如是而可疑其好名乎夫好名亦後世所不禁而本於天性者不容僞斷不得疑之爲好名錄中所載天下可其信爲微隱無名而有待於表章者

也則凡節婦之幸而得與於旌者舉不得疑其奸名也
凡天下之孝睦廉靖者舉不得疑其爲僞也彰善輝惡
不遺幽微斯化民成俗之要道哉煥曾排纂有法其體
例見各門小序讀其書知其所用心矣

張氏垂範集序

將欲惇固翼豫滋大以垂裕於後昆無亦蘄正位內外
纂善型德以範厥躬乎抑必遐徵其繫牒累屬其槃悅
之辭而以言爲範乎言以喻遠諷俗曷若實積諸躬者
範於家範於世爲光遠而有耀乎古之人不苟爲立言
儲深樹厚積之久而言宜焉贈言者亦必誠著其由衷
之言堪翊教而徵遠焉是則言克垂範豈不在束躬好
修以式啟遠敘哉湘潭張氏故望族代有清德繩篤祉
以昌後方光顯於時顧堂司馬懼先訓之散見故書不
及時哀集無以昭後人法守也廼述家世舊聞曰追遠

錄曰表節錄曰闡孝錄曰先訓錄曰壽萱錄合爲張氏
垂範集十一卷屬余爲序義余以奉使過湘潭適縣有
修志之役里中賢士大夫輒爲余道張孝子軼事及孝
子母馬孺人貞節狀余肅然整容憬然心動欲訪拜其
墓道以行役有程期不果及讀斯集迺知顧堂卽孝子
之孫也作而曰有是哉世德綿於克承而循良之績其
來洵有自也孝子祖若父竝以友睦任卹著於鄉而馬
孺人之姑謝太君以節開其先孝子有才子昌燿其文
子婦復以完貞紹家世其間屢遭事變江潰侵凌零丁
踏躓強瞽搢拄密勿痛瘡亦旣極所遇之艱厄矣而貞

心歷九死而不變孺慕之性迭少壯者而不移卒能化
汨寒之氣爲陽和安定其室家繁衍其族繫顧堂以愷
悌布澤於浙東西進膺顯擢哲嗣蚤歲取科第蜚聲三
館爲

盛世羽儀然則天之報施固銖黍不爽哉夫孝爲庸德
節爲門內事不自表襮於人矧敢望報卽世之表彰孝
與節者亦未嘗預徵其效然曾子書論孝綦詳推言其
極至放四海而皆準前史傳貞節者或至於感天地動
鬼神此亦其效之彰明較著者矣集中所載銘狀詩詞
及家塾訓課胥行爲表綴言爲壇宇內雖外和前輝後

映仰以式揚

聖治敦俗宜民知爲善無不報而慕善以自強是樂之
刊豈僅垂張氏一家之範乎繼自今孜孜翼翼無怠益
虔用以垂永裕而昭舊範斯則顧堂愨恭編輯之意也
夫

節門詩錄序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禮部言貴州天柱縣故儒童宋朝玉妻李氏守節六十一年應如例旌表

制曰可貴州巡撫檄所屬有司承

詔從事建坊於縣之新舟村於是里中耆老咸歎息欷歔追誦太孺人之苦志久而獲伸益以見

聖朝之彰闡貞節靡遠弗屆也太孺人年二十一而贅居誓以死守遺孤在繼綵室無斗儲有謀奪其志者亟投纜以救得甦獨居一室紡織以自給荒村虎嘯不爲動隣人不戒於火燬其居拮据於煨燼中復完門閭撫

其二子成立其遭際之顛踣艱厄可謂至矣而卒能持其志完其貞保其世以定其居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豈非誠可以格天地而出險濟屯若有默相之哉孫仁溥既成進士官於

朝出知洪縣縷述祖母遺事輒流涕士大夫相率爲詩以歌詠其事歲久積成卷帙仁溥彙而刻之爲節門詩錄以節得旌者稱節門取明史列女傳語也夫太孺人之高行不必以詩傳而士大夫若惟恐其傳之不遠而不能已於言非至性所感有發於不自知者歟志乘所錄節軒所採其不視諸此歟晉涵與仁溥爲同年生習

知家世事刻既成謹述其端起如此

國朝姚江詩存序

吾餘姚先民撰著之書放於虞仲翔易註承其流者代有其人矣其以詩縣馨於後則自齊虞子陽蓋至於伯施虞氏世受詩法宋則有孫燭湖高鞠澗元則岑栲栳名聞甚盛傳其遺集者久而不失逮明而行世之集益多於前黃梨洲先生纂爲姚江佚詩自六朝迄明人系之傳縣之文獻略備焉吾友張君羅山世居餘姚誦法先民而性耽風雅錄

本朝餘姚詩人詩搜采幽微稽其傳系而載之綴以詩話編爲十二卷持論余曰自黃先生後康熙六十年復

野倪先生又有續佚詩之刻距今五十年莫有繼者此後進之責也

國初耆舊若呂蓼園譚曼方邵得魯宏楚嶼諸君子四方士大夫往往推重其風節遺文零落不盡流播其詩歷有傳者尤不可不亟爲著錄也書漸具子爲我敘之余考南宋詩人若汐社月泉社見於人間屢數篇爾余從永樂大典哀其散見者而後高恥堂連百正諸君子方成專集迺知古人文章忠孝精神固有歷久不可湮滅者要由其名氏紀乎記載而後後之人始知措意而訪求其書非然者卽鄉鄰且不復曉其姓字無論著

述矣蓼園曼方諸君子躬耕四明杜戶浩歌其志未嘗
一以當世名稱攬其寤寐詎遑計及身後遺篇之或雨
淋煙漬乎蟲穿鼠嚙乎之或爲彫梨鑄棗縹緗裝褻乎
今羅山迺整齊於塵封蠹蝕之中懷尚友尚論之素以
廣其恭敬桑梓之情以近寓其慕遠古追荒寂之概且
慊然以聞見未周爲憾其于諸君子之用心同不同未
可知也夫以竝世竝里居之人表章國故曾不百年遂
已缺佚而不完則百年以前四隅萬國之遙志節之士
終竟無聞者豈不重可歎也哉羅山爲此書凡閱數年
甚勤而編次條理甚得所錄詩多和平敦厚大雅之音

命曰詩存者蓋兼取以人存詩以詩存人之義云爾

槐塘遺集序

晉涵始就傅卽聞杭州西湖吟社之盛厲徵君樊榭杭
編修堇浦實爲職志比來杭州則樊榭徵君已歿堇浦
編修教授四方旋亦逝世諸老零落殆盡獨於徵君槐
塘先生過從最久先生嘗問業於樊榭徵君早歲與堇
浦編修齊名所稱松里五子之一也先生於詩文兼采
衆長不屑屑摹擬嘗謂文章體格視其年其過而變其
不可變者性情也舍性情而求諸體格是爲無實之華
學識日充則性情日以和粹故善養性情者又視乎學
焉以晉涵過從之久得其緒論如此歲丁酉杭州有修

志之役晉涵得隨先生後同事編纂寒暑無間者一年
有餘甲辰續修杭州志晉涵復司其事先生行年八十
餘矣病目不能作書時復見招燕生商榷今古至日晡
猶不聽去晉涵竊謂先生於西湖吟社諸君最爲老壽
以一身任武林文獻之傳撰著詩文卽爲武林文獻所
寄迺未幾而先生遽以病歿每讀遺書未嘗不泣然以
悲也先生內行淳摯尤篤於友誼樊榭文集暨編修道
古堂集俱爲審定開雕其它師友遺著次第表彰集中
驚離弔往之作纏綿悱惻情餘于辭後世讀其書猶將
與勞者之歌泯伐木之刺況於生同時居同方競美其

光儀者乎又況於捧手受教追隨日久辱以忘年之契
申以結隣之約如晉滎者乎先生壯歲有津門雜事詩
一卷盤西紀遊集一卷傳誦四方今據晚年刪定本合
爲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嗚呼讀其書可以知學以繕性
矣

霍尊彝遺詩序

余友霍君尊彝既歿余哭之過時而悲及得其遺詩三卷未嘗不伊咤苑結重悲其志也尊彝志行高潔居家孝友無間言力學自振奮矻矻晝夜不休曩時讀書西湖嘗招余及江右羅臺山攀蘿躡磴登北高峯絕頂指天水蒼茫處上下議論慨然欲得古之傳人而尚友之題名石壁日暮始返其志趣殊遠其造詣當未有涯量殊不意別去數年而遽歿也尊彝弱歲卽能詩稍長樹志慕古所作日多句鍛字鍊摺肺鏤肝工爲愁苦之言其後博觀遐涉不輕事摩擬其體屢變而語益工顧嗛

抑自下不輕出示人知交索觀之間出就正從容商榷
胥服其虛懷閒有譽其詩用自引重者尊彝惘然不屑
雖以此取嫉不顧蓋自重其詩而又不自滿假如此余
嘗謂詩之原出于天籟天懷有獨摯其詩皆有可傳惟
性情糅雜以塵垢者縱終身學之無益志行不苟如尊
彝望而知爲詩人矧其善學也迺浮湛諸生間年未及
四十以逝然則集中所存何莫非尊彝所爲不自滿假
之詩又何莫非尊彝所爲自重之詩歟其自重若此則
其不自滿假者庸詎知其造詣有涯量歟然卽其造詣
所至已使人諷其名章秀句不能釋于懷奈何不克假

其年廣其遊歷充斥其學以昌其詩與此其尤可悲也
尊彝好表章古人善歿前數年撰韓縣中先正詩自六
朝至于元明抉微探幽部分條繫又掇其遺言軼事爲
姚江詩話寓書京師句余鈔宋孫燭湖元宋庸巷遺詩
至再三不倦其志汲汲乎以古人有美不克傳是懼今
稿本其存蒐討甚富簡端帙末時有增損余又悲其力
能傳人以自傳而未竟所業也尊彝有友曰樊鍾南里
居相近貌癯削相似性情冷峭亦相埒癖耽索句長于
五言中歲嘔血而死尊彝每與余言之而悲余敘尊彝
詩并述鍾南尊彝得母以身後餘力引之使得竝傳也

悲夫

樸庭先生文稿序

山陰吳樸庭先生以詩著遊歷四方所至賢士大夫皆傳誦其詩爲刻以行世然先生喜爲古文辭不自收拾歿後存篋衍者尚得兩大束嗣子璜以知州從征金川歿於王事孤孫安祖哀萃而錄次之出以示余則其文冲澹滌澗與其詩相近先生早歲有聲學校躋躋場屋幾得而復失困益甚依人出走徧遊古齊魯燕趙晉魏之區人情萬端時有所拂逆而先生灑然怡然文與詩無怨尤語非中有自得者歟然先生以依人故多爲人代草而世俗所爲求撰傳誌者或不問其文之工拙惟

取結銜之尊爲光寵先生於酬應之作其命意率有異於人人而人亦莫之省也然則前古能文之士伏處巖穴恨不得當世之豐功偉績環聞軼事以壯其文思以稱其情詞者先生其同此慨哉然後世行世之集曼辭飾句以譁世而取寵者曾不踰時而湮滅而先生遺集三君孫胥知寶愛而藏弄之俾後之人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斯其自得者深而流貽者遠也在先生可以無恨先生少時嘗於叢山講舍問業於先叔祖兼山公與先君子同硯席晉涵生晚不獲拜先生於牀下握衣請益因憶先君子晚歲每追溯叢山同學多雄駿奇特之

彥而晉涵多不得親炙其光輝進而求觀其撰著而猶
得於先生遺集想像其生平也豈非幸哉

寶巖堂詩鈔序

邵卿子曰詩者中聲所止也情動於中而宣之爲聲聲之所感不同胥能類其小大比其始終俾宮商相應若畫采成文繩其德以協於中後世之言詩者競爲新整以投一時之嗜好或襲於外以爲恢張或陷其中以爲幽渺或柔曼以取姿或奔放以作勢或奇譎以見巧是無異乎侈聲之迫筵也舛聲之鬱勃也薄聲之甄掉也破聲之離散也險聲之抑斂也惡知所爲中聲乎哉錫山孫公絜齋早歲稱詩矩矱先民而橫杼自出格高韻遠情稱其詞未嘗翫鰓焉遂一時之好尚而往來南北

言
卷之二
三
八交推重之及登薇垣直樞府累擢御史中丞出爲
方伯晉秩大府勳名著於西南卒以勞瘁而歿羸瘵蕭
然僅存遺詩四卷則公之生平意志所寓也余嘗考唐
人詩若張燕公之在幽州李衛公之在川蜀其爵秩不
爲不崇其委寄不爲不重矣而其詩轉多道鬱之思激
昂之氣便旋躑躅之感斯雖所遇之時爲之乎疑其存
諸中者未得其中而宜諸外者未能比其類也公嘗落
在古夜郎羅施之區山峭菁深猱苗盤錯旣而填撫廣
西行部所至徧歷夫危巖陰屈蠻煙蛋雨之交又時有
微發送行師以靖海氛躬扼巖關威稜誓乎遠譯而公

餘事爲詩布以愷和抒以惠愛使讀者如見其律躬之
嚴惠澤之周臨大事之整以暇是則公之遭遇

盛時視前人爲優而其詩亦不限於前人之畛域此其
爲廉直勁正莊誠之音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歟
其諸考諸中聲而宮商相應者歟余交公於京師別去
十年嘗問逾時而靡聞知公之篤於故舊也仲子爾準
率公遺詩屬余序言余爲發明公詩之合於中聲者以
著公所遭之盛是爲序

全浙詩話序

會稽陶篁村先生遊跡半天下詩篇傳藝苑晚以詩教授里中撰全浙詩話自集部說部以及山經地志諸書甄錄殆徧得作者若干人爲卷若干或疑其采取之博與先生平日論詩之嚴厥旨攸殊余曰此先生之善於詩也夫知其人論其世訟詩者所由不失之固也以意逆志說詩者所以不害詞也古人行世之集夥矣久而或傳或不傳得其零章斷句讀之如見古人之性情焉古人所遭不同立言之旨亦異因事原心推尋所由來申繹其不盡之致斯其爲古人之詩歟斯其爲古人

之性情歟如或遇之如親接之如先我而言之意志之感通於是乎在故必能論世知人而後能以意逆志而後有得於興觀羣怨之旨晉謂先生之論詩而徒事流連光景繩持格律云爾哉然則先生所錄止於兩浙何也曰桑梓敬恭之義也先正有言君子居其鄉則一鄉之文獻以傳又謂坐視前哲詩文淪佚是爲忍人先生好爲德於鄉尤以表彰舊聞爲已任潛收廣撫不遺餘力浙江山隩而水複多韜光匿采之士歲月旣久聲聞歇寂得先生爲之揭揚奪諸蠹蝕蝸涎以煜發其光彩實能使古人逾久不敝之性情縣縣繹繹會著於簡編

且俾里中後進瀏覽興感引慙流風相率而歸於溫柔敦厚之教此其爲有功於藝苑者甚鉅余數得奉先生杖履愧未能助之搜羅謹演述所聞於先生者爲之序

沈匏尊詩序

古人寄性情於語言後人卽語言以求合其性情於是詩有雜擬之體始於建安間人擬蘇李錄別繆襲因之以代樂府士衡古詩靈運鄴中詩最爲當時所稱至江交通而其體始備明嘉隆諸子之句鍊字累句更唱迭和皆由此昉也年友祝澹廬先生盛稱沈君匏尊之詩以雜體一卷示予覃思研慮審遭際合音節可謂磨礪潤澤者也憶昔年居武林見張先輩無夜擬詩三十首取神理而脫形貌歎爲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今得匏尊與之竝起將毋同聲相應與澹廬爲予言匏尊少有異

才出語輒驚長老遊屐所至斐然有作茲復沿流窮源
不懈而及於古予謂卽卷中詩而澹廬之不苟毀譽可
知矣卽澹廬之言而匏尊之取重於人者有在矣此予
所爲望氣而三歎也往者王元美成擬古詩十七章盛
仲交和之三日而畢藝林傳爲盛事今君才可不遜元
美而予不能追媿仲交人之才分倍蓰相越固有是哉

徐薜堂時藝敘

立心勿恒易之所戒也言爲心聲聲之善者爲文非久於其業篤嗜而勤治之則其文必不能工獨怪夫鶩時以爲文者剽竊陳言襲他人之形貌若未嘗營度於心而篇幅已具時或倖獲棄舊業如土苴漫不爲意惘惘焉又別有所從事見異輒遷其立心之勿恒也孰甚我友徐君薜堂自江西來都以手訂時文稿示余薜堂課試之文思沈而力銳久爲儕輩所推許今讀其全稿則自宦遊江西遇鄉會試題多有擬作其嗜之也篤其治之也勤固宜其業之益工久而愈可愛慕昔人之論文

若比諸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其不可恃也若此余
以爲榮華好音祇視一時之好尚供人世間聽睹之歡
娛不踰時而萎謝焉銷沈焉亦奚足怪士君子修身立
言亦漸爲可久而已獨念余與薜堂同領鄉薦至今幾
二十餘年中間離別合并踪跡不可悉數薜堂宦蹟著
於江西而余學殖日益荒落及把臂京師仲款導故猶
不忘鑑曲西泠染翰題襟之夙好則友朋之可稱久要
者洵莫如薜堂易不云乎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薜
堂亦念此二十年中人事之變遷何限惟此久治之業
不爲一時好尚所移內以信於心外可共證於友然則

有志於立言者必其行之有恆斯能言之有物讀碑堂
之文可以得其人矣

姜星六時文序

文章有定識者理密而氣充選意妍詞秩然各適其職精神所著足以型世而傳遠若星六先生之文其操以定識而克兼衆美者乎先生與余同舉禮部試論文相契其治吾浙也有惠政越人被澤尤深余謂先生之文卽治術所見端也自實學之衰中無定識致飾於外觀遂使經術與治術判而爲二至先生復合爲一是則先生之文亟宜出而爲當世之模楷先生方樹遠猷非吾浙所得私而服習其文以傳誦其政廣學人之深識徵儒效之非疎尤浙人所先覩爲快也先生其見許乎

銷寒疊韻詩序

歲丁未冬招辛卯同年爲銷寒之會雪嶠首創四韻和者寥寥而雪嶠每會必有詩疊前韻積至二十餘首意愜而語真色淡而味永氣靜而音和信乎其善以詩鳴也余憶同年銷寒之會始於程魚門是爲癸巳之冬越二年余南歸戊戌入都則集於王方川所丙午秋復入都則王瑤峯仍舉前會回溯十餘年人事變遷友朋之聚散幾難以俛指數讀雪嶠詩而數年聯洽之蹤賞奇析疑之樂事顯顯焉如在目前是其性情之肫摯有大過人者豈徒流連光景求工於字句而已哉

傅素餘時文序

同年傅君素餘沈潛於宋五子書窺見變與所作科舉之文矩矱先民而機杼自出其說理也尤醇讀其文知其所造者深矣余嘗聞長老之言科舉文爲羔雁之資將之者必以誠信瞻對聖賢敷繹大義不得以躁心求之不容以矜氣出之前明若震澤王氏崑山歸氏歸安茅氏常熟瞿氏行世之文典型具在其後以機巧相尚以馳騁議論爲長而文體一變繼且私立名字分張門戶借時文以講學相競於嚚張詬誶之途而論文一變變而不失其正必在乎卓然自守之儒君浮湛公車二

丁子三金 卷之二 書四
十年潛修素業不爲時風衆勢所搖庶乎卓然自守者
歟余與君同出清苑李先生之門先生既歿君惇念舊
誼遇其後人有加禮今方以經術飾治盛有所設施然
則君豈僅以文章自見哉

曹寅谷四書撫說序

曹君寅谷淵雅好古鍵戶著述於諸經多所證明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爲學者所童而習之也取其實事之當考證者博徵而詳說之勒爲一編以示余適余得寒疾伏几讀之得窺其梗概竊歎自宋以來說四書者較多於它經故秀水朱氏經義考輯爲專門讀其說汗漫幽渺大致於實事多疎間有矜其博辨與前人相詰難者時或憑臆翻新出以囂張之氣識者病之寅谷以和粹之識潛心探索或彙羣說以定折衷或抒心得以闡奧義平心言之不爲億必之說洵有合於漢人所謂實

事求是者異日諸經說成不將爲藝林之圭臬哉

李氏蒙求補注序

遼資政殿學士李瀚撰蒙求一篇舊注頗疎略杭州金君源醴爲之審覈事實辨章字句釐爲兩卷見者比諸王伯厚之急就篇補注焉瀚事遼嘗謀南歸見穆宗紀及文學傳宋史附見李濤傳後瀚或作瀚實一人也遼人重文學瀚謀歸不果始終以詞藻見重於時篇中錯舉古人而終之以陳琳書檄阮瑀詞翰殆以自寓歟漢人撰著流傳於今者蓋尠而此書與龍龕手鏡同爲小學家所取資瀚有丁年集今亦失傳而此書因源醴之補注而顯然則書之顯晦固有時哉

宸垣識略序

粵在成周初經洛邑作誥曰自服於土中周起豐鎬肇九州職方所隸不克盡禹貢梁州揚州之舊境規度偪陝故以洛邑爲天中據當日版章言之也洪惟

聖朝光宅區寓聲暨文敷東起長白包肅慎外境屯牧相望西達于天山月竊東南跨漲海闢曠古未闢之版圖度經緯測廣輪惟京師實爲四方之中周官稱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惟今京師克臻其盛建極以馭八埏若辰樞之運乎中央而二十八舍十二分野俱爲之環拱也禱歟盛哉曩時秀

水朱檢討嘗述曰下舊聞徵引該博仰邀

睿鑒命儒臣重爲考正條例之精制度之備辨證之確而覈古今地理書胥莫出其範圍矣仁和吳君太初久客都下雅才洽聞公卿士大夫爭招致讎校藝文益充拓其識博觀而約取以身所涉歷融洽前言編纂成書題曰宸垣識略其敘載必有依據語尚雅馴見者嘉其用心之密而吳君嗛然曰此書祇以備遊覽之資而已夫遊覽之書亦豈綴學所能爲哉遊山必喬嶽觀水必滄瀛而觀星者必於辰極四方所仰止必於邦畿民止之區崇規大起樂利延庥未易得其崖略也然前人撰

著若洛陽名園記長安可遊記識載至纖悉矣考證者猶有所取資矧吳君沐浴

雅化親見夫鞞鞞聲華之盛卿雲賡和協以衛歌翔和輯慶之景象蒼萃之簡編俾觀光日下者皆得按籍循途矚瞻斗極流傳及遠將使四方萬國俱得望光耀之遂躔戴景承輝以伸其莫不尊親之慕是豈特爲操觚者慶遭遇乎此時哉

贈張淳初序

同里張子淳初予所兄事者也歲丙戌竝遊京師值淳初初度辰期以文贈之牽於事不果既淳初以三十自序見示余讀竟爲之惘然淳初之言曰予少而孤慈母氏以存活吾身翳母貽也予少而荒嬉吾母督課嚴使勵志於學今遊太學母命也讀詩至陟岵之章曰尚慎旃哉猶來無死死者人所諱言惟父母於子愛之深故詞之迫凡人子客遊於外有失言失色失行之勿檢於身皆足以貽父母憂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其可勿慎禮三十日壯有室前此責以成人之禮後此將責以

爲人父之禮學不講行不修事親未能懼無以爲啟後
謀也蓋淳初之不忘其親期於經明行修以至今人者
如此淳初少有雋才詩筆俱不猶人與人交訢訢如也
以故重得賢聲於郡邑間予知之尤深嘗與朋儕縱飲
吳山酒樓既醉皆引去獨拉予共宿道院時方夜雨將
半篝燈呼予起命背誦國風句櫛而字比之以求其音
義復相與論其大旨雜舉諸說異同而出其根觸者以
參證要主於從容尋繹使自得之而後安兩人擁被對
談達曙乃止其異時講它經亦然予出是知淳初之潛
心治經而發爲文章有原本也淳初雅自愛鍵戶不與

外事邑有私人子以貲結請有力者欲就科舉試有力者懼焉予心惡之顧以弱噤不得語淳初獨起而排之有力者詞屈而憎淳初實甚私人子至欲要於路以刃傷之淳初不顧也然卒以無患余由是知淳初之勇於是非不計利害也淳初與予言每以時過失學爲慮淳初所惜者三十以前予爲淳初慮者在三十以後學者之患得少卽止不復求進是自縮其年也安常習故玩時愒日是自促其年也淳初亦思前此皆境過情遷惟經說疑義相與誦習講論或庶幾不朽聖人謂忠信篤敬遐邇可行吾兩人去家數千里而來茲繼此以往所

期經明行修勿負盛年以至古人以克慰親心者請自
今日始予於淳初贈言不以頌而以規以予荒於學而
行多迷謬亦願淳初之有以教之也

送汪煥曾之官寧遠序

法家以輔禮制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義，其傳義子比實，依於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爲依據，何其明於禮意也。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觀，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於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爲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視人之生死疾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堂皇，吏抱文書伍伯左右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懵然，莫能知憫。然以爲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爲幕賓引成案以

上下其手者則爲吏胥居其間頤指而氣使者則爲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賓連合爲一心鈇文破律戕虐民生流弊靡究嗚呼是曷能望其知律意以養人乎哉吾友汪君煥會嫻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於仁慈佐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取與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南之寧遠縣夫以煥會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會之道之行而豫爲寧遠之人賀也雖然煥會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意而劑於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列必驕其御下也必

愼傲也驕也愼也吾未見其道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
哉惟刑之謚哉欽以言乎敬也謚以言乎靜也能敬以
靜則不敢自恃而可免於傲與驕與愼養民之道庶有
濟乎余與煥曾交屢以文字相切磋茲行也同學之士
多爲歌詩以送之余櫟括爲序以贈其行何以處我煥
曾獨無意哉